

傅雷译丹纳名作集

艺术哲学

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傅敏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48.031
823

傅雷译丹纳名作集

艺术哲学

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傅敏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人名、地名与现在通用的译名不尽一致;有些地方用词和标点符号也多有与现代汉语不相符之处。在此次出版时,编者傅敏先生除对部分作品进行修改外,大部分仍因原译,特此说明。

傅雷译丹纳名作集

傅敏 编

责任编辑 刘玉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375 字数 420 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15-04183-2/T·549 定价:26元

代总序

希腊精神与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

日前去友人处，见到安徽人民出版社刚寄来的《傅雷译文集》最后一卷，第十五卷的样书。当下随便翻翻，居然为之吸引，觉得图文并茂。此话怎讲？傅雷先生译书，一向取舍极严，大多是世有定评的文学名著和高深严肃的学术著作，绝非寻常轻松消遣读物可比。而这第十五卷所收，即为丹纳《艺术哲学》一书。关于此书，译者一九六一年致函傅聪时曾说及：“应当每年选定一二部名著用功细读。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若能彻底消化，做人方面，气度方面，理解与领会方面都有进步，不仅仅是增加知识而已。”可见是部堪称渊博，颇具深度的著作。二十几年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记得当年初读，为作者能把抽象整理说得具体生动而不胜悦服。现将旧译排成新版，怎么个“图文并茂”法呢？

首先是“图”，一百零四幅插图，安徽版全用一百五十克进口布纹纸铜版精印，可谓不惜工本。其中五十七幅，易以彩色复制，像米开朗琪罗的《夜》，善蒂彻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拉斐尔的《童贞女的婚礼》，卡拉华日的《马太发愿》，荷培玛的《林荫道》等，纤毫毕现，色调真切，除专门美术画册外，一般书籍的插图，印得如此精良

者，鲜有矣！傅雷先生在世时，一九六三年版，限于条件，无法彩印，威尼斯画派及尼德兰画派的特色从图片上难以看得分明，插图“只能作为聊胜于无之参考，藉免纸上空谈”。于今安徽版已大大改进，可惜印刷时，缺少像傅雷先生这样一位艺术鉴赏家来把插图重新再精选一番！

“文”的方面，《艺术哲学》一书已是旧相识了，但其中第四编“希腊的雕塑”系据译者为傅聪誊录稿排印，含有不少新的信息。我们从《傅雷家书》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致傅聪函得知：“因你屡屡提及艺术方面的希腊精神(Hellenism)，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六万字订成一本。原书虽有英译本，但其中神话、史迹、掌故太多，倘无详注，你读来不免一知半解，我译稿均另加笺注，对你方便不少。我每天抄录一段，前后将近一月方始抄完。”此抄本犹如空谷足音，《家书》的插页虽曾影印二页，但一直以不得窥其全貌为憾。第十五卷样书刚出，总得过一二月才能应市，求先睹为快，便向友人借取，持归一阅。

匆匆翻阅一过，觉得傅雷先生在誊录时，译文及原注，文字又顺了一顺。如一九六三年版二六五页上的原注，中间一段说到：

开朗的心情，乐生的倾向，是十足地道的希腊气质。这个民族永远只有二十岁；他所谓的：“任情适性”决不是英国人的颓预沉醉，也不是法国人的粗俗的轻狂；而不过认为天性是好的，可以而且应该放任。

划底线部分，安徽版三四一页作：

对于他，所谓任情适性决不是英国人的颓预沉醉，也不是法国人的粗俗的轻狂；而不过认为人性本善，可以而且应该加以放任。（希腊对任情适性的看法又与古代的中国人相似。）

从上面这段引文可看出，不仅译文有改进，还另加一译按。这一类改动，还属存而不论的变易。明显的增补，在笺注。一九六三年版“希腊的雕塑”部分，脚注共一三七条，安徽版增至一五二条；此外，另有眉批（处理成文内双行夹注）近二十条。《傅雷家书》内封上，印有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函，从中可读到：“我早料到你了‘希腊的雕塑’以后的兴奋。那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正如一个人从童年到少年那个天真可爱的阶段一样。也如同我们的先秦时代、两晋六朝一样。”手抄本的眉批与笺注，把雅典文化与我国古代作了较多的平行比较。

希腊文明，从时代来讲，相当于我国先秦时代。丹纳讲到雅典城邦制时说：“每个城邦独立的结果是使整个民族受人奴役。——希腊的灭亡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希腊人设想的国家太小了，经不起外面大东西的撞击；那种国家是一件艺术品，轻巧，完美，可是脆弱得很。”傅雷先生作眉批道：“小国不能持久，多战争，我国先秦时代便是一例。大国易致麻痹，进步迟缓，我国自秦汉统一以后的历史均可作证。”对希腊人“认为宇宙是一种秩序，一种和谐，是万物的美妙而有规则的安排”这一观点，傅雷先生表示认同，“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看法与古代中国人完全一致。”——但从气度上讲，希腊人又近乎两晋六朝。如原书三四五页上说：“在希腊，哲学是一种清淡，在练身场上，在廊庑之下，在枫杨树间，在走道上产生的；哲学家一边散步一边谈话，众人跟在后面。”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东晋名士宽衣博带，服药行散，发言玄远的故实；而且，嵇康“好锻”，向秀“灌园”，相当于希腊人的练身，也是颇闻嘉誉的。所以，傅雷先生在丹纳这节文字之后，批注道：“此是我们两晋六朝的风度。”

Olympic 精神，是希腊艺术的最高理想；而“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傅雷先生早在一九五四年便“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

峰”，两者在气度神采上有着某种契合。傅雷说：“希腊人每遇大事，往往求神示，有如在神前求签，不过他们的神示是由占卜者口说的。”丹纳说：“神示的重要箴言中有一句是：‘勿过度’。全盛时代的一切诗人与思想家的忠告不外乎勿存奢望，忌全福，勿陶醉，守节度。”傅雷说：“我国古代的占卜书，易经，也以谦卦为上上大吉。”我们读安徽版“希腊的雕塑”这一编时，跟着傅雷先生，从希腊的神示，联想到我国古代的占卜；从生自浪花的维纳斯，追忆及上古传说中的洛神。傅雷先生的译书主张，是重神似不重形似；在对世界上二大古代文明进行比较时，可说也遵循着“得其精而忘其粗”这一宗旨的。东西文化比较，雅典文物与中国古代比较，是学术研究的一大课题。傅雷先生在手抄本中所谈，本不为发表，纯系个人的观感，甚至是一时的感兴，就算一家之言吧。这里可看出他治学上对外来艺术善于“化”的特长，能融会贯通，彼为我用。

另一方面，把希腊精神比之于两晋六朝，傅雷先生是开其端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六十年代初期的心境性情。一九五七年的急风暴雨，对狷介孤傲的傅雷先生也创巨痛深，尔后，痛定思痛，韬光养晦，心胸逐渐趋于淡泊洒脱，趋于他说贝多芬“到晚年达到的一个 Peaceful mind，也就是一种特殊的 Serenity”。他早年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有时一边译一边感情冲动得很，在介绍贝多芬的文章里说：“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自由的个人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先驱。各有各的时代。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这时，他开始对“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和自我扩张”取贬斥态度，甚至觉得“生命力旺盛也会带咄咄逼人的意味，令人难堪”。他中年主要译巴尔扎克，可谓呕心沥血，精益求精。——这时，他说：“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他们那股向上爬，求成功的蛮劲与狂热，我个人觉得难以理解。”他后期的译著中，最有价值的当推《艺术哲学》，译毕两年之后不惜再誊写一编，足见推崇之情——这时，他的性情趋于中正平

和,“我年过半百,世情已淡,而且天性中也有极洒脱的一面,就是中国民族性中的‘老庄’精神;换句话说,我执著的时候非常执著,摆脱的时候生死置之度外”,无怪乎更“追怀二千年前希腊的风土人情,美丽的地中海与柔媚的山脉,以及当时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朴素的风流文采,正如丹纳书中所描写的那些境界”。所以从其译著及品评,也可大致理出傅雷先生早中晚期的习性好尚。六十年代初,他瞩目于希腊精神,时常比之于两晋六朝,带有较为显著的主观色彩,透露出他晚年的襟怀气度。

傅雷先生毕生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一九六一年有一函曾深有感慨地说:“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及其文化和西方人理解东方人及其文化同样不容易。”因为,两种精神两种哲学有其冲突和矛盾的一面,当然,“两种文化也彼此吸引,相互之间有特殊的魅力使人神往。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和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他似乎就致力把西方优秀文化结合于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他在《家书》里,表现出根植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去阐发西方文明的努力,但最后的结论却是:“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见1965年5月27日《家书》)!卓有成就地搞了一辈子西方文学,到头来还是礼赞中国文化,听来似乎 Paradoxical,却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罗新璋

一九八六年四月

代总序

傅雷夫妇致傅聪的信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一日(译自英文)

亲爱的弥拉：……看来，你对文学已有相当修养，不必再需任何指导，我只想推荐几本书，望你看后能从中汲取教益，尤其在人生艺术方面，有所提高。

莫罗阿：一，《恋爱与牺牲》；

二，《人生五大问题》。

(两本都是格拉塞版)。

巴尔扎克：一，《两个新嫁娘的回忆》；

二，《奥诺丽纳》(通常与另两个故事合成一集，即《夏倍上校》与《禁治产》)。

因你对一切艺术很感兴趣，可以一读丹纳之《艺术哲学》(Hachette出版，共两册)。这本书不仅对美学提出科学见解(美学理论很多，但此理论极为有益)，并且是本艺术史通论，采用的不是一般教科书的形式，而是以渊博精深之见解指出艺术发展的主要潮流。我于一九五八年及一九五九年译成此书，迄今尚未出版，待出版后，当

即寄聪。

你现在大概已经看完《约翰·克利斯朵夫》了吧？（你是看法文版，是吗？）这书是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〇年间知识界之史诗，我相信一定对你大有启发。从聪来信看来——虽然他信中谈得很少，而且只是些无意中的观察所得——自从克利斯朵夫时代以来，西方艺术与知识界并无多大的改变：诚实，勤奋，有创造能力的年轻人，仍然得经历同样的磨难，就说我自己，也还没有渡完克利斯朵夫的最后阶段：身为一个激进的怀疑论者，年轻时惯于跟所有形式的偶像对抗，又深受中国传统哲学道德的熏陶，我经历过无比的困难与无穷的痛苦，来适应这信仰的时代。你记不记得老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的儿子，年轻的乔治之间的种种冲突？（在《复旦》的第三部）这就是那些经历过大时代动荡的人的悲剧。书中有某些片段，聪重读之后，也许会有崭新的体会。另一方面，像高脱弗烈特、摩达斯太、苏兹教授、奥里维、雅葛丽纳、爱麦虞限、葛拉齐亚等许多人物，在今日之欧洲仍生活在你的周围。

当然，阅读这部经典杰作之后，所引起的种种感情，种种问题，与种种思虑，我们不能在这封信中一一讨论，但我相信，看了此书，你的视野一定会扩大不少，你对以前向未留意过的人物与事迹，一定会开始关注起来。

……你可敬的父亲也一定可以体会到我的心情，因为他写信给我，把聪演奏会的情况热情的详述了一番。知道聪能以坚强的意志，控制热情，收放自如，使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一向对他的期望。由于这是像你父亲这样的艺术家兼批评家告诉我的，当然极为可信。没有什么比以完美的形式表达出诗意的灵感与洋溢的热情更崇高了。这就是古典主义的一贯理想。为了聪的幸福，我不能不希望他迟早在人生艺术中也能像在音乐艺术中一样，达到谐和均衡的境地。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

聪,亲爱的孩子,关于你所接触的音乐界,你所来往的各方面的朋友,同我们讲得太少了。你真不知道你认为 trivial thing(无足轻重的事),在我们却是新鲜事儿,都是 knowledge(知识);你知道对于我们,得到新的 knowledge(知识),就是无上的乐趣。譬如这次弥拉告诉我们的(爸爸信上问的)Harriet Cohen(哈里特·科恩)奖金的事,使我们知道了西方音乐界的一种情况,爸爸说那是小小的喜剧。Julius Ketchen(朱利叶斯·凯琴)^①的同你讨论 Beethoven(贝多芬)的 Sonata[奏鸣曲],又使我们领会到另一种情况;表示艺术家之间坦白真诚的思想交流。像你爸爸这样会吸收,会举一反三的人,对这些事的确感到很大的兴趣。他要你多提音乐界的事,无非是进取心强,不甘落后,要了解国外艺术界的现状,你何乐而不为呢?他一知道你对希腊精神的向往,但认为你对希腊精神还不明确,他就不厌其烦的想要满足你。因为丹纳的《艺术哲学》不知何时出版,他最近竟重理旧稿,把其中讲希腊的一个 chapter[章],约五万余字,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抄录,预备寄你。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缭乱(多写了还要头痛),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前几天我把旧稿替他理出来,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的稿子,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镜来抄,而且还要仔仔细细的抄,否则就要出错。他这样坏的身体,对你的 devotion[爱护],对你的关怀,我看了也感动。孩子,世界上像你爸爸这样的无微不至的教导,真是罕有的。你要真心的接受,而且要拿实际行动来表示。来信千万别笼笼统统的,多一些报导,让他心里感到温暖

* 此信系母亲所写。标有*号的,均是母亲写的信,不一一注明。

① 朱利叶斯·凯琴,当代英国钢琴家。

快乐,这就是你对爸爸的报答。……

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上午

亲爱的孩子,上月二十四日宋家婆婆突然病故,卧床不过五日,初时只寻常小恙,到最后十二小时才急转直下。人生脆弱一至于此!我和你妈妈为之四五天不能入睡,伤感难言。古人云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人过中年也是到了秋冬之交,加以体弱多病,益有草木零落,兔死狐悲之感。但西方人年近八旬尚在孜孜矻矻,穷究学术,不知老之“已”至;究竟是民族年轻,生命力特别旺盛,不若数千年一脉相承之中华民族容易衰老欤?抑是我个人未老先衰,生意索然欤?想到你们年富力强,蓓蕾初放,艺术天地正是柳暗花明,窥得无穷妙境之时,私心艳羡,岂笔墨所能尽宣!

因你屡屡提及艺术方面的希腊精神(Hellenism),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钉成一本。原书虽有英译本,但其中神话、史迹、掌故太多,倘无详注,你读来不免一知半解;我译稿均另加笺注,对你方便不少。我每天抄录一段,前后将近一月方始抄完第四编。奈海关对寄外文稿检查甚严,送去十余日尚无音信,不知何时方能寄出,亦不知果能寄出否。思之怅怅。——此书原系五七年“人文”向我特约,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我在五八一五九年间译完,已搁置一年八个月。目前纸张奇紧,一时决无付印之望。

在一切艺术中,音乐的流动性最为凸出,一则是时间的艺术,二则是刺激感官与情绪最剧烈的艺术,故与个人的 mood[情绪]关系特别密切。对乐曲的了解与感受,演奏者不但因时因地因当时情绪而异,即一曲开始之后,情绪仍在不断波动,临时对细节,层次,强弱,快慢,抑扬顿挫,仍可有无穷变化。听众对某一作品平日皆有一根据素所习惯与听熟的印象构成的“成见”,而听众情绪之波动,

亦复与演奏者无异：听音乐当天之心情固对其音乐感受大有影响，即乐曲开始之后，亦仍随最初乐句所引起之反应而连续发生种种情绪。此种变化与演奏者之心情变化皆非事先所能预料，亦非临时能由意识控制。可见演奏者每次表现之有所出入，听众之印象每次不同，皆系自然之理。演奏家所以需要高度的客观控制，以尽量减少一时情绪的影响；听众之需要高度的冷静的领会；对批评家之言之不可不信亦不能尽信，都是从上面积分析中引伸出来的结论。——音乐既是时间的艺术，一句弹完，印象即难以复按；事后批评，其正确性大有问题；又因为是时间的艺术，故批评家固有之对某一作品成见，其正确性又大有问题。况执着旧事物旧观念旧印象，排斥新事物，新观念，新印象，原系一般心理，故演奏家与批评家之距离特别大。不若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形体完全固定，作者自己可在不同时间不同心情之下再三复按，观众与批评家亦可同样复按，重加审查，修正原有印象与过去见解。

按诸上述种种，似乎演奏与批评都无标准可言。但又并不如此。演奏家对某一作品演奏至数十百次以后，无形中形成一比较固定的轮廓，大大的减少了流动性。听众对某一作品听了数十遍以后，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印象。——尤其以唱片论，听了数十百次必然会得出一个接近事实的结论。各种不同的心情经过数十次的中和，修正，各个极端相互抵消以后，对某一固定乐曲

既是唱片，则演奏是固定的了，不是每次不同的了，而且可以尽量复按复查的感受与批评可以说有了平均的、比较

客观的价值。个别的听众与批评家，当然仍有个别的心理上精神上气质上的因素，使其平均印象尚不能称为如何客观；但无数“个别的”听众与批评家的感受与印象，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大交流

由于报章杂志的评论，平日交际场中的谈话，半学术性的讨论争辩而形成的大交流之后，就可得出一个 average[平均]的

总和。这个总印象总意见，对某一演奏家的某一作品的成绩来说，大概是公平或近于公平的了。——这是我对群众与批评家的意见

肯定其客观价值的看法，也是无意中与你妈妈谈话时谈出来的，不知你觉得怎样？——我经常与妈妈谈天说地，对人生、政治、艺术、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绪来。单就这一点来说，你妈妈对我确是大有帮助，虽然不是出于她主动。——可见终身伴侣的相互帮助有许多完全是不知不觉的。相信你与弥拉之间一定也常有此感。

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译自英文）

亲爱的弥拉：聪一定记得我们有句谈到智者自甘淡泊的老话，说人心不知足，因此我们不应该受囿于贪念与欲望。这是人所尽知的常识，可是真要实践起来，却非经历生活的艰辛不可。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未为钱发愁固然十分幸运，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经济发生困难也很幸运；但是他们一旦自己成家，就不善理财了。一个人如果少年得志，他就更不善理财，这对他一生为害甚大。众神之中，幸运女神最为反复无常，不怀好意，时常袭人于不备。因此我们希望聪减少演出，降低收入，减少疲劳，减轻压力，紧缩开支，而多享受心境的平静以及婚姻生活的乐趣。亲爱的弥拉，这对你也更好些。归根结底，我相信你们俩对精神生活都比物质生活看得更重，因此就算家中并非样样舒裕也无关紧要——至少目前如此。真正的智慧在于听取忠言，立即实行，因为要一个人生来就聪明是不可能的，身为女人，你不会时常生活在云端里，由于比较实际，你在持家理财上，一定比聪学得更快更容易。

我四岁丧父，二十五岁丧母，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给我指点（在学识与文化方面亦复如此）。我曾经犯过无数不必要的错误，做过无数不必要的错事，回顾往昔，我越来越希望能使我至爱的孩子们摆脱这些可能遇上但避免得了的错误与痛苦。此外，亲爱的弥拉，因为你生活在一个紧张的物质世界里，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尤

其是中国的的生活艺术(凡事要合乎中庸之道)也许会对你有些好处。你看,我像聪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虽然有时方式不同。你大概觉得我太迂腐,太道貌岸然了吧?

这两星期,我在校阅丹纳^①《艺术哲学》的译稿,初稿两年前就送给出版社了,但直到现在,书才到排字工人的手中。你知道,从排字到印刷,还得跨一大步,等一大段时日。这是一部有关艺术、历史及人类文化的巨著,读来使人兴趣盎然,获益良多,又有所启发。你若有闲暇,一定得好好精读和研究学习此书。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

聪:四月十七、二十、二十四,三封信(二十日是妈妈写的)都该收到了吧?三月十五寄你评论摘要一小本(非航空),由妈妈打字装订,是否亦早到了?我们花过一番心血的工作,不管大小,总得知道没有遗失才放心。四月二十六日寄出汉石刻画像拓片四张,二十九又寄《李白集》十册,《十八家诗钞》二函,合成一包;又一月二十日交与海关检查,到最近发还的丹纳:《艺术哲学·第四编(论希腊雕塑)》手钞译稿七册,亦于四月二十九寄你。以上都非航空,只是挂号。日后收到望——来信告知。

中国诗词最好是木刻本,古色古香,特别可爱。可惜不准出口,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挑商务影印本给你。以后还会陆续寄,想你一定喜欢。《论希腊雕塑》一编六万余字,是我去冬花了几星期功夫抄的,也算是我的手泽,特别给你做纪念。内容值得细读,也非单看一遍所能完全体会。便是弥拉读法文原著,也得用功研究,且原著对神话及古代史部分没有注解,她看起来还不及你读译文易懂。为她

① 丹纳(Taine, 1828—1893),法国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和历史家。

今后阅读方便，应当买几部英文及法文的比较完整的字典才好。我会另外写信给她提到。

一月九日寄你的一包书内有老舍及钱伯母的作品，都是你旧时读过的。不过内容及文笔，我对老舍的早年作品看法已大大不同。从前觉得了不起的那篇《微神》，如今认为太雕琢，过分刻划，变得纤巧，反而贫弱了。一切艺术品都忌做作，最美的字句都要出之自然，好像天衣无缝，才经得起时间考验而能传世久远。比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不但写长江中赤壁的夜景；同时两句话说得多么平易，真叫做“天籁”！老舍的《柳家大院》还是有血有肉，活得很。——为温习文字，不妨随时看几段。没人讲中国话，只好用读书代替，免得词汇字句愈来愈遗忘。——最近两封英文信，又长又详尽，我们很高兴，但为了你的中文，仍望不时用中文写，这是你唯一用到中文的机会了。写错字无妨，正好让我提醒你。不知五月中是否演出较少，能抽空写信来？

最近有人批判王氏的“无我之境”，说是写纯客观，脱离阶级斗争。此说未免褊狭。第一，纯客观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既然是人观察事物，无论如何总带几分主观，即使力求摆脱物质束缚也只能做到一部分，而且为时极短。其次能多少客观一些，精神上倒是真正获得松弛与休息，也是好事。人总是人，不是机器，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只做一种活动。生理上就使你不得不饮食睡眠，推而广之，精神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活动，便是目不识丁的农夫也有出神的经验，虽时间不过一刹那，其实即是无我或物我两忘的心境。艺术家表现出那种境界来未必会使人意志颓废。例如念了“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两句诗，哪有一星半点不健全的感觉？假定如此，自然界的良辰美景岂不成年累月摆在人面前，人如何不消沉至于不可救药的呢？——相反，我认为生活越紧张越需要这一类的调剂；多亲近大自然倒是维持身心平衡最好的办法。近代人的大病即在于拼命损害了一种机能（或一切机能）去发展某一种机能，造成许多畸形与

病态。我不断劝你去郊外散步，也是此意。幸而你东西奔走的路上还能常常接触高山峻岭，海洋流水，日出日落，月色星光，无形中更新你的感觉，解除你的疲劳。等你读了《希腊雕塑》的译文，对这些方面一定有更深的体会。

另一方面，终日在琐碎家务与世俗应对中过生活的人，也该时时到野外去洗掉一些尘俗气，别让这尘俗气积聚日久成为宿垢。弥拉接到我黄山照片后来信说，从未想到山水之美有如此者。可知她虽家居瑞士，只是偶尔在山脚下小住，根本不曾登高临远，见到神奇的景色。在这方面你得随时培养她。此外我也希望她每天挤出时间，哪怕半小时吧，作为阅读之用。而阅读也不宜老拣轻松的东西当作消遣；应当每年选定一二部名著用功细读。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若能彻底消化。做人方面，气度方面，理解与领会方面都有进步，不仅仅是增加知识而已。巴尔扎克的小说也不是只供消闲的。像你们目前的生活，要经常不断的阅读正经书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很强的意志与纪律才行。望时常与她提及你教师勃隆斯丹近七八年来的生活，除了做饭、洗衣，照管丈夫孩子以外，居然坚持练琴，每日一小时至一小时半，到今日每月有四五次演出。这种精神值得弥拉学习。

你岳丈灌的唱片，十之八九已听过，觉得以贝多芬的协奏曲与巴哈的 Solo sonate[独奏奏鸣曲]为最好。Bartok[巴托克]① 不容易领会，Bach[巴哈]的协奏曲不及 piano[钢琴]的协奏曲动人。不知怎么，polyphonic[复调]音乐对我终觉太抽象。便是巴哈的 Cantata[清唱剧]听来也不觉感动。一则我领会音乐的限度已到了尽头，二则一般中国人的气质和那种宗教音乐距离太远。——语文的隔阂在歌唱中也是一个大阻碍。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似乎不及钢琴协奏曲美，是不是我程度太低呢？

① 巴托克(1881—1945)，匈牙利著名作曲家。